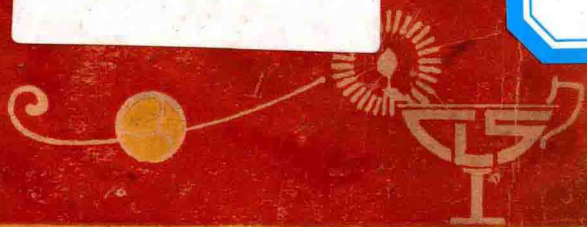


一角叢書之一

冬天的樂園及其他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三版

冬天的樂園及其他

一角叢書之一

每冊實價一角

郵費在外

編輯者 謝頌羔

出版者 廣學會
上海博物院路十九號

印刷者 協興印刷所

Ten cent library

THE LEGEND OF THE CHRISTMAS ROSE
AND OTHER STORIES

Edited by Z. K. Zia

Third Edition

Price: 10 cents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2

小言

這幾篇小說都是名家手筆，第一篇與第三篇是瑞典的，第二篇是法國的，第四篇是斯國的，第五篇是美國的，五篇的結構各各不同，但是立場是一致的，都與耶穌聖誕有關係，可當作聖誕故事讀。前四篇曾經一度登在明燈月報上（一六四期，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末了一篇是從小說集中選來的，其中有幾點經編者略微加以修正，我很感謝譯者們，因為他們實在用了很多的苦功，編者不過略微校正而已。

頌羔，一九三一，二，二，於上海。

目次

冬天的樂園

拉革勒夫著

吳力譯

慈善

諾對著

德明譯

奇僧聖維塔利史

開勒著

德明譯

小孩和老人

斯拉夫著

吳力譯

馬奇的禮物

奧亨利著

虛白譯

CONTENTS.

1. The Legend of the Christmas Rose, by Selma Lagerlöf
2. Charity, by Jean E. C. Nodier
3. The Naughty Saint Vitalis, by Gottfried Keller
4. Children and Old Folk, by Ivan Cankar
5. The Gift of the Magi, by O. Henry

冬天的樂園

——聖誕傳說之一——

強盜媽媽，她是居住在柯應奇樹林裏的強盜窠裏的，有一天她週行着求乞，走入一個村莊。強盜爸爸自己是一個放逐了的人，不敢越離那樹林的；他祇能劫掠冒險走近那樹林的旅客。但是這幾天在北斯坎那的旅客不多，若然那男子交了幾禮拜壞運，那妻子便得上街去。她的五個孩子都穿了襤褸的麋皮外衣和赤楊皮的鞋子——每一個孩子負了一個像他一般長的布袋——一刻不離的跟着她。當那強盜媽媽踏進了誰家的門口，沒有人敢拒絕她所乞求的——因為她也許會在晚上回來把那沒有好好地接待她的那家屋子放起火來。強盜媽媽和她的乳臭們比一羣狼還要可惡，許多人都恨的想試着把一枝矛槍射穿過他們。但是誰也都知道，當然啦，她的丈夫已回到那樹林裏了，對於他的妻子或是孩子們有了什麼，他是要報仇的。

現在那強盜媽媽正在一處一處的求乞着，她有一天到了屋微特，在當時那是一個修道

院。她擊敲着鐘要討吃的東西。看門人開了大門口的一扇小門，授給她六塊圓麵包，一塊給她自己，五個孩子也各得一塊。當時那母親靜靜的站在門口，那些孩子都各處奔跑着。現在有一個來了，牽着她的裙邊，那意思是他已發明了什麼，她須得去看的，她呢，便立刻去了。

那修道院是圍着在一堵高固的牆內的，那孩子已找出了一個半掩着的，窄狹的後門。強盜媽媽把門推得很開的就走了進去，像她所慣了的，並不請求允許。

屋徽特修道院是在寺長漢士方丈的管轄之下的，他是一個種花的人。正在那院牆裏，他開種了一個小小的花園，這便是那婦人走着進去的。

強盜媽媽起初很是奇怪，她停了一回，祇是張望着。這時正在強烈的夏天，方丈的花園裏盛開着鮮豔的花卉，她的眼睛被那一切紅的，藍的，黃的，豔麗地迷眩了。但是當她走下那許多花壇間的仄徑時，一個滿意的微笑展開了她的容顏。

一個和尚在園裏工作，拔起着野草。這就是讓那後門半開着的人，他得把茅草和荳莖擲在外面的廢物堆上。當他見了強盜媽媽和她所有的孩子們都在園裏，便奔到她那裏，

命令她出去。這乞丐婦一直走前去，正看着佈滿在她腳前的，那剛勁的白百合花，又瞥見着覆蔽在院牆上，那蔓延着的常春藤——可是並沒有注意那個和尚。他想她沒有理會他，正在要執住了她的手臂，把她轉向那門口去，她釘了他一眼，把他怔的退了下去。她本來在她的討飯袋的重量之下，身子很彎曲地走着的，但是現在她儘量的拔直了身子說：

『我是柯應奇樹林裏的強盜媽媽，你敢碰我！』

這是很清楚的，她想是一定能安然地在那裏了，像她已宣說她是丹麥的皇后似的。那和尚也並不措意的敢於妨碍她，雖然他知道她是誰了，却還得和她講理。

『你須得知道，強盜媽媽，這是一個修道院，婦人是不准在這些牆裏的。若是你不離去，和尚們要怨恨我開了那門的，他們怕會把我逐出這花園和那修道院呢。』

但是這種懇求對於強盜媽媽是枉費的。她繼續着在花壇間閒遊，眺望着生着紅花的牛膝草，和生着一叢叢濃色的小橙的忍冬草。

那和尚見得無法可施，只有奔到院牆那邊去呼援。他同着二個勇壯的禿頭筆直的回來

。強盜媽媽會悟了他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她穩固地在小路上站住了腳頭，開始聲音粗獷地狂喊起來，說是若不憑她所希望的時間，允許她留在這花園裏，她便得把她所能做的，一切可怕的事情來對付這修道院。那些和尚並不顯得被她的脅迫嚇倒；他們祇想着挾她出去。

霎那間，強盜媽媽大叫一聲，把她自己撞向着那些和尚，把他們抓裂着，痛咬着。她所有的孩子全是這樣。那些男子知道了敵不過她，立即返身出去喊集幫手。

他們奔過在到修道院的路上，當他們遇見了漢士方丈，便催促他去看那個在花園裏正掀起着那一切喧譁的人。他們一定告訴他說是那柯應奇樹林裏的強盜媽媽正在花園裏，他們夠不上趕她出去，非得增援不可。

漢士方丈斥責他們動武，禁止呼援。他遣回那二個和尚去工作，雖然他自己是一個衰弱的老人，但也祇帶一個和尚。

當時他走到外面，強盜媽媽仍是躑躅在花壇間，他不禁欣羨和奇異地注視着她。他很確定的知道她以前沒有見過花園，但是她悠閒地遊踱在許多花壇中間，每一個花壇有它

自己一種稀世的植物，她看着它們活像老朋友一般；對於有些她笑笑，對於旁的她搖搖頭。

現在這方丈愛他的花園像他所能愛那塵世的和會消滅的一切東西了。像那闖入者的野蠻和可怕，他不禁願意她和三個和尚打過了才得安逸地有參觀他花園的權利。他走上她那裏，和藹地問她歡喜不歡喜這花園。

強盜媽媽大膽地轉向着漢士方丈，以爲要被陷和力服了；但是當她看了他的白髮和衰老駝曲的樣子，她便溫靜地回答說：

『我起先想我沒有見過再美麗一些的花園了，但是現在我看出它還不能和我所知道的一個相形媲美哩。』

漢士方丈希冀着一個完全不同的回答。所以當時強盜媽媽宣說她見過一個花園比他的還得美，這使他枯瘦的臉上起了微微的紅暈。那站在近旁的和尚便開始訓誡那婦人了。

『這是漢士方丈，』他說，『他用了無上的心力，從各地收集了你所看見在他園裏的花種。我們誰也都知道，在這整個斯坎那地再也尋不出更好的花園了，這不是你整年住

在野林中的人可以對他的成績下什麼批評的。』

『我並不希望把我自己當作他或是你的審判者，』強盜媽媽說。『我祇說若是你們能看見我正在想着的一個園子，那你們就得拔去所有種在這裏的花，像野草一般的拋出去呢。』

那方丈的助手爲了那花像方丈本人一般的驕傲，他嘲笑了一下說：

『那必定是你爲自己築在柯應奇樹林的松木裏的一個大花園了！我可以把我靈魂的得救下賭，你以前從沒有踏進過花園的牆壁哩。』

強盜媽媽想了她的話竟被人疑慮，便忿怒地激紅了臉。『這也許是的，』她說，『直到今天我從沒有進過一個花園的牆。但是你們和尙是神聖的人們，須得知道每年在聖誕節的晚上，柯應奇樹林會變了一個樂園，慶祝我們救主聖誕的晚上的。我們住在樹林裏的，每年都得目擊這個奇蹟。在那花園裏，我看見過花兒們美麗的連我伸手去採摘也不敢呢。』

那和尙要反斥她，但是漢士方丈作着手勢止住了他。因爲在他幼年的時候，這方丈聽

得過在聖誕節的晚上，那樹林怎樣地會穿上那可愛的翠綠色。他常常熱望着要去觀看一下，但是從未如願。現在他燃燒一般要求強盜媽媽在聖誕節的晚上，讓他到那強盜窠那裏去。若她祇要肯遣她一個孩子把路徑指示給他，他便能單個兒騎馬到那裏，他決不辜負她或是她的親人。並且，他還要盡他力所能及的報答他們。

強盜媽媽起始是拒絕的，因為她想起了強盜爸爸，她允許漢士方丈去參觀了他們的穴窠以後，那臨在他身上的危險；但是她希望要證實給那個和尚看她所知道的花園，要比她所形容着的美麗得多，她到底答應了。

『但是你祇能帶一個人，並且依着你一個神聖的人的話，你可不要伏狙或陷害我們的呢。』

漢士方丈答應了，強盜媽媽也走她的路。那方丈便吩咐那和尚不得把剛才約好了的事情洩露了。他怕他的和尚們，若是聽了這件事，決不會讓那麼一個年耆的人去跨了馬到強盜窠那邊去的。

那方丈自己也不把他的計畫告訴誰。但是事有偶然，倫德的大主教阿布薩倫有一天到

屋微特來，並且住過了夜。當時漢士方丈領主教參觀他的花園，他想起了強盜媽媽上次的蔽臨，在園裏工作着的那個和尚，聽得方丈對主教講及在那樹林裏放逐了已經多年的強盜爸爸，要求他爲那人出一封贖罪的信，使他再能像平常一般和旁人活度着誠實的一生。『像現在的情形呢，』方丈說，『他的孩子們長大着將成比他父親自己更壞的害物，你就得有整隊的強盜活動在樹林裏了。』

大主教阿布薩倫答說他不能想着讓這邪惡的強盜和誠實的人們自由地生活在鄉邊；最好他還是住在他的樹林裏。

那時漢士方丈漸漸的奮興了，把柯應奇樹林對主教說，每年在聖誕節上，它在那強盜窟的四周怎樣地裝飾着夏天的鮮花。『若是這些匪徒不是凶狠到怎樣，而有上帝的榮耀顯示給他們，當然他們算不得壞到不配受終有一死的生物的恩澤了。』

大主教知道怎樣回答方丈。『這樣我才得允許你，漢士方丈，』他微笑了一下說，『無論那一天，如你能給我一朵從柯應奇樹林的聖誕園裏摘來的花，我定會爲了你要提出訴請的一切強盜，把贖罪的信件給你。』

那和尚懂得大主教阿布薩倫並不比他自己更相信那強盜媽媽的故事。但是漢士方丈不是這樣想；他稱謝大主教恩慈的允許，說他一定會把那花朵給他的。

.....

.....

.....

這是聖誕節的晚上，漢士方丈是在到柯應奇樹林的路上了。在他前面奔着強盜媽媽的一個蠻狠的小東西，在他後面的就是那個和強盜媽媽在花園裏講過話的和尚騎馬跟着。漢士方丈熱望地逼視着他的前程，心裏十分快活，現在他竟然來了。對於那和尚呢，這却全是另外一件事了。他很專心的愛護着漢士方丈，不願讓旁人衛隨着他；但是他不想會看見什麼聖誕花園的。在他的頭腦裏，這事全然是一個圈套，強盜媽媽詭譎地擺布了把漢士方丈陷入她丈夫的掌握的。

漢士方丈往北對那樹林驅策着過去，他看見各處準備着慶祝聖誕。每個農場都有火燃燒在浴室內，烘暖着預備下午的洗澡。大量的麵包和肉食，從伙食房搬運到屋子裏去，從牛棚裏，人們搬出着一大捆一大捆預備撒在地板上的草料。沿途的每一個小小的禮拜堂裏，牧師和幫着他的司事裝飾着他的聖所。當他到了那到鮑司局修道院的路上，他看

見那禁區以內的窮人們，帶着滿碗的麵包和長長的臘燭走過來，那些是他們在修道院門口所受的。

這所有的聖誕節的準備的情景，使那方丈格外的心急地要達到那個樹林了；因為他正想着自己準備去享受的樂節比他一路所看見的要偉大得多了。

但是那和尚看了在每一個低低的茅屋裏，他們正預備着恭祝聖誕，他惱恨並且發怒了。他加增地懷懼着災害，懇求着漢士方丈回去，不要把他自己拋入了盜手。

漢士方丈駕馬前進，並不注意那和尚的哀嘆。那開朗的鄉野最後都走過了，他騎進了一個荒僻孤絕的地方，那裏的路祇是多石而生着芒刺的小道，沒有橋梁也沒有板條得幫助他們渡過小溪和河流的。他們愈騎得遠，氣候愈冷，一回兒，他們到了滿蓋着白雪的地方。

那是一個悠長而危險的行程。他們攀登崎嶇滑潤的小路，經過沼澤和卑濕的地方，在被風倒掉了的樹木和荊棘裹力行着他們的路。日光正在現着青白色，那強盜孩子領着他們橫過森林間被高高的樅杉和光剝了葉子的樹木環繞着的一塊草地。正在這草地的那邊

，豎起着一堵山牆，牆裏有一個用厚厚的松板做成的門口。

漢士方丈懂得他們到了的地方，便落下馬來。那孩子爲他開了那扇笨重的門，他望進一個貧苦的山洞，祇有光光的幾堵牆壁。強盜媽媽傍着地板中央燒着的木柴火坐着。沿那牆壁是幾隻檜樹和多苔的床鋪，一隻牀上躺着強盜爸爸，睡得熟熟的。

『進來，不要在那外面！』強盜媽媽坐着喊說。『把馬兒也牽進來，那樣便不會在那寒冷的夜氣裏凍斃了。』

漢士方丈大膽地走進窟內，那和尚跟着。這裏是賤陋和貧窮！一些沒有什麼預備了可慶祝聖誕的。強盜媽媽沒有釀什麼，也沒有烘什麼。她也沒有洗濯或是擦抹過。那些孩子們圍着一隻鍋子匍匐在簡陋的地板上，正從那鍋子裏拏吃着什麼。爲他們預備了的飲食，祇是稀薄得很的粥湯。

強盜媽媽現在說話的聲音傲慢自大的像隨便那一個富裕的農婦了：

『傍着火坐下了取暖一下罷，漢士方丈。若你有什麼食物呢就吃；因爲我們在這林子裏預備的東西，我不想是你要嘗口的。如你經了長長的馳騁覺的乏力了呢，你就躺在這

裏一隻牀上休息一下。可不怕睡過了時辰，因為我正傍火坐在這裏守候着。我會準時叫醒你去看你來這裏看的東西的。」

漢士方丈打開他的食物袋，但是他困憊的不能就吃，當他展身在床上時，便立刻睡熟了。

那和尚也有一隻牀給他休息在上面的。但是他想還須得睜着一隻眼睛看着強盜爸爸，否則他要跳起來去縛住漢士方丈的。雖然這樣，他也那麼疲倦，不一回就跌入了睡鄉。當他醒了，漢士方丈正坐在火旁，和強盜媽媽談着話。那匪徒，一個高高的，削瘦的人，有那遲鈍和憂鬱的態度的，也傍火坐着。他把背轉向着方丈，像他並不在聽着那談話似的。

漢士方丈正在對強盜媽媽說着他在路上看見聖誕節一切的準備，提醒着她在她幼年曾參與過的那些暢快的歡宴，和聖誕節上的遊戲，當時她還和人類很安穩地生活着呢。

『我爲你的孩子們抱恨着呀，』他說，『他們萬不能穿了幻想的美衣，奔走在村街上或是滾轉在聖誕節的草裏呢。』

強盜媽媽起初回着簡單粗率的答覆；但是停了一回她很馴服了，專心地聽着。忽然的，強盜爸爸旋轉來把他堅握着的拳頭在漢士方丈的當面顫震着。

『你這卑鄙的和尙！』他叫道。『你到這裏來要誘掉我的妻子和孩子們麼？你不知道我是一個匪人，不能離掉這林子的麼？』

漢士方丈並不嚇，直直的釘着他的眼睛看着。『我爲你從大主教阿布薩倫那裏想得到一封贖罪的信呢。』他說。

於是那匪徒和他的妻子突然的笑了。他們知道的透啦，一個綠林盜寇所能從阿布薩倫主教那裏希冀的那種慈悲！

『哈，』強盜爸爸說，『若我從阿布薩倫那裏得了一封贖罪的信，那我得允許萬萬不再偷竊像一隻鵝那樣的東西了。』

那和尚憤怒着他們竟敢嘲笑漢士方丈。否則他便很喜悅了。他從沒有見過那方丈在屋微特謐靜和柔順地和他的和尚們坐着像他現在和這些盜黨坐着一般。

猝然的，強盜媽媽站了起來。『你坐在這裏說話，漢士方丈，』她說，『我們竟忘了